

春秋家說卷二下

船山遺書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成公

受天下之歸者太上得理其次得情其次得勢我邁之于籩豆有踐得理者也芄芃黍苗陰雨膏之得情者也齊桓晉文非有受命而諸侯景附得勢者也三者無得閒其無歸而爭爲之受虛內以競人固不與爲亂人而已矣鞏之戰齊晉之爭伯也兩相爭而春秋主晉以賓齊不許齊之爭晉也諸侯者非晉之所得有齊晉迭伯君子無適與焉則何爲主晉以賓齊邪明乎此者可以知時矣晉自趙盾

之不競失諸侯而莫克受所未相舍者宋衛而已曾不可
徵伐不可服強與盟而無能固幾三十年於茲齊之能爲
歸而受之也亦詎不可乃晉之失矣齊未有天下之圖也
志欲妄動而無道以受其歸也平莒而莒不從伐萊而萊
不服僅以援立篡逆之小惠籠魯與俱而索報無已斂其
君臣之怨晉雖失之齊固不能收之故君子甯虛諸侯以
因仍其四散而不能以授之齊非末授也齊固不能受也
不能受而恃晉以恃天下南向援楚冀逞其欲以延楚之
岐行於中國齊於是而得罪於天下也大矣楚之渡河而
於魯衛自齊始也楚之六合諸侯於山東自齊始也則是

齊之爭也非能爭伯而但爲伯裂也裂王而猶伯裂伯而
□□□不能而有天下四戰然且不主晉以與之爭也將
以聽天下之裂也得乎春秋書國佐如師受盟之事屈齊
以主晉齊視楚矣晉除狄難而始有事於齊以爲鞏之勝
平齊難而始有事於楚以底鄢陵之捷狄齊楚之三國者
晉伯之成毀天下之合離繫焉齊之視狄楚也夫何遠之
有哉夫晉之得主諸侯者勢得也勢者非君子之所榮弗
獲已而以勢爲主賓因乎時焉耳諸侯之不足於自立也
勢有與歸則相因以立而後□□□□□內不成乎四
戰以殄其民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主伯事也蔑伯以爲

之主君子雖欲治之也不能故勢合而後可以言情情得而後可以言理伯統裂天下潰三代之道法墜地而不復修孟子繼聖人而處乎無伯之世言井田而不及封建知其不可復也

惟君子爲能懼而不亂惟與君子交爲可懼而不亂小人無其不可亂懼以仍之彌不恤其亂而以爲善逃之智雖無可亂弗欲也小人以意力操天下而與交故將亂之以成乎其可懼與之交而欲無亂不得也爲兵之言者曰禽之制在氣小人之言也以氣制人有所獎以助其氣有所抑以張其氣利一往之氣物莫能自守而耳目驚於所新

楚嬰齊以之升秦於諸侯之上以昌秦而自昌若曰吾所
與者諸侯莫敢上也抑齊於宋陳衛鄭之下以下齊於諸
侯而使結諸侯若曰吾所爲來者諸侯能協我以相助而
皆可上之也惟然諸侯固一驚其耳目而不敢違矣且諸
侯之不敢違非樂與而固恃之也齊未幾而授玉於晉宋
魯衛未幾而合兵於鄭方其懼之卽懼以謀而謀卽在是
故小人之言兵者曰禽之將擊也必伏魯以之而不惜以
君盟大夫宋衛以之而不惜下秦齊以之而不惜爲宋陳
衛鄭下楚方爲齊以討魯魯免討而可以矜齊君與大夫
夷不之辱也楚固爲齊討魯衛以爭晉齊得屈魯君而服

衛降班以夷乎小國不之辱也造次以終楚事而各有心則惟其命焉可矣惟然故楚以得行其亂令而諸侯姑聽其一往之爲後亦不可得而式從也故小人之氣生小人之機小人之以制人而小人卽用以相制觀乎盟蜀之序而見矣言兵者兩有取於禽小人用禽道者也君子之安其身也無苟伏定其交也無爲氣取小人之道廢於己則禽之制不足以逞亦何至亂其所守哉

奉大義者不可以無略略者取舍之遲速名實之弛張遲速之幾徙義之幾也弛張之宜措義之宜也略裁於心心制以義故略之與義均出而互用春秋書五國之伐鄭大

其伐也鄭合於楚以侵衛導楚以大盟諸侯鄭於是不可
不速伐晉於是不可不速以伐鄭魯宋衛曹受嬰齊之盟
於蜀而戴楚晉於是不可不速連四國以伐鄭魯宋衛曹
於是不可不速伐鄭以輔晉冬十一月楚人盟諸侯於蜀
春正月晉宋魯衛曹會伐鄭略之以速爲利義在速矣晉
乃以不忘諸侯而避楚諸侯乃以不固親楚而悖晉故敗
於鄭而不書以爲無暇謀其不敗也鄭合於楚以侵衛導
楚以大盟諸侯於蜀鄭以是而不可不伐晉於是而不容
已於伐鄭實也討邲之役名也不名其實而名非其實者
晉知弛張之宜矣楚師之北晉罷於齊而不與敵魯衛宋

曹欽然盡喪其守以受楚盟而戴之若此者咸與鄭分惡而晉不可執言於鄭矣邲之戰晉救鄭而鄭合楚以陷其師名之可執者也弛其不可執以張其可執晉乃以無媿於名楚師之北齊實啟之而鄭特與俱首禍者齊也齊已挫而請服則不可咎楚兵之所自至而更以責齊齊不可責舍齊而專責之鄭是舍首以誅從固不若邲之咎爲鄭所獨任矣且鄭之合楚以病中夏非自侵衛始也戰邲以來相承以黨楚者十年於斯而邲之戰爲其禍始張其獨弛其同張其源弛其流晉之名乃以無爽於實名因於實實成於名名正而幾速晉不內坤

宋

魯衛曹疾應而無嫌

鄭亦無以爲口實而相抵乃以坐困嬰齊而待其覆略之有定義之無回君子獎而大之其宜矣

易曰比之匪人奚以知其爲匪人匪人者殆非人與與相近者見可利焉不圖遠也與同病者見可乘焉不慮以益夫病我者也弱於己者見可攻焉不推以己也敝敝於齒舌錙銖之間見可怨焉不察其不足以爲怨也喜非人之喜怒非人之怒與非人之所欲與攻非人之所忍攻故曰不亦傷乎夫傷非但己者也傷夫所與比者行自傷矣故匪人之有國而敝其國匪人之有家而毀其家匪人之有身而危其身無他見己之喜怒而不見人之險易見人之

彊弱而不見己之存亡也春秋諸侯之可與比者鮮矣彊
於己者不可與比固比之弱於己者不與比而更傷之魯
之於邾莒也宋之於曹也衛之於邢也皆比焉而見可利
以見可怨者也雖然之三國者猶未嘗與彼而同病者夫
邾之於鄆也莒之於鄆也均之爲弱小而更弱者傷矣雖
然其病猶未甚也至於鄭之於許而極矣北不得於晉於
許焉償之南不得於楚於許焉償之許亦日敝敝以奔命
於晉楚而鄭惟此之爲怨一伐再伐許不愬楚以難鄭弗
姑釋也一遷再遷以三遷終導楚以滅之而歸利於楚嗚
呼鄭於是而不可以人理求矣求之於人理而不得抑不

可以人情求矣相乘相攻以相胥於亡鄭殆不復有生人之心矣匪人者非人之類也春秋紂之以狄其存亡爲不足恤矣

是非之心性之端也性依道以有是非是非倣道而或欺其性因以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於是而有非道之毀譽居尊而給於才者乃以伸其所爲而移天下之習習是其是習非其非以成乎流俗而亟名者驚之故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一鄉之所習一國漸之一國之所習天下漸之天下之所習後世漸之是故君子之憂此甚亟也魯之有臧辰魯人之所聖也繼辰而有行父魯人之所忠也忠者人臣

之極致爲臣而致其臣之極殆乎聖矣嗚呼道降於上教亂於下居之似忠行之似聖求媚於國而國人媚之夫孰知二子者爲姦之尤哉辰之於聖也行父之於忠也如文繡加犧之終非人也然而魯人奉辰於前行父師辰於後魯人復奉行父以繼辰彼居不疑而人言無聞者豈有他哉辰之相魯也作南門以擬營雒登魯頌以伉清廟躋僖公以肖明堂之嚴父其以爲似周公矣倣於聖周公者以聖辰辰稱聖矣行父之相魯也作武公之宮配伯禽而不遷以擬周文武之廟其以是似臧辰矣習於聖辰者以忠行父行父忠矣雖有據典禮以事君者不能與之爭是非

也是其所是以成流俗之是非其所非以成流俗之非其
始也臧季之私人居尊而才給以胥動於浮言而一國習
之天下漸之施及後世而成乎邪說班固之言曰頌述功
德忠臣效也固習之以作典引柳宗元習之以撰貞符丁
謂王欽若漸之以矯作天書蔡京秦檜漸之以妄修禮樂
大姦巨慝引其君以背忠孝而戕敗其宗社者率此道也
姦爲忠誕爲聖是非移易以相化所繇來者久矣春秋書
躋僖公立武宮有特詞焉惡鄉原誅臧辰討行父見諂行
事深切著明而後魯人稱聖頌忠之邪說不昌於後世故
千載之下人知班固宗元之邪而謂欽若京檜之姦識者

辨之於早聖教不明鄉原之是非不折其不以之數姦者
爲周公者鮮矣

將欲亂人之國必先亂之亂之者導以之亂亂始於上而
後可得而亂也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佞人在
焉耳佞而導人以亂乃以克成其亂心臧辰之竊位也暮
年而情益僭於是乎而始竊魯行父之竊國也逐東門敗
齊師而意始昌於是乎而遂將有魯顧有以先之矣辰之
將竊南門以作姜嫄以祠魯頌以登行父之將竊文世室
武世室竝立不祧而以擬周惟使其君之禮樂一視天子
乃以使己之權祿一視諸侯而僖成兩君從其導以自首

於亂其愚亦可閔矣魯侯之竊竊其似者也竊其似而終
不得以有天子之實猶童子之以楮爲冕而南面於塾耳
辰行父之竊諸侯竊其似遂竊其實矣辰以是要名於國
而世執其政行父乃以要利於君而中分其國魯君以質
貿然歌天子之詩臨天子之門修天子之祀而貧弱曾不
逮其陪臣寄命其手逐之置之惟命而莫違矣上以狂擬
諸天子而下以自喪其諸侯故夫之二君者其愚爲不可
瘳也有賊在側而不知且曰戴我以尊者忠臣效也君欲
之國人豔之孰與知其姦哉春秋書作南門立武宮歸惡
於二君從其尊者爲之首大愚之弗瘳君子之所不閔也

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其召擊也惟其求益也其倏而擊也是以不能交相益也故夫無恆者不可與交以冀其益而心勿恆者樂交無恆以冀益若者固宜爲凶之府入春秋百五十年吳無干於中國晉景之季年吳始伐郟晉召之也晉召吳以擊楚吳未加楚而先及於郟吳通於晉以圖楚兵未及楚而先加郟驪險以爲性貪饕以爲情旦受言而夕相圖蠻夷之勿恆久矣無恆而求其益是求擊也晉之未伸於一楚而又屈於一楚以爲中國病或擊之不期而得擊也惟然故亦知蠻夷者可以乘俄頃之勝而不能宅疆盛於百年勿恆之凶亦行自凶矣王者

益天下而不擊伯者益之不可而後擊之疆國者授之以
益而擊繼焉蠻夷者無爲人益而徒擊者也擊之莫測其
端故天下乍震其威擊之惟其所便故天下無以相免求
益而莫益之久與之習而望之之情絕求益則反擊之弗
與之爲緣而毒亦不我施矣不望其益而弗與爲緣則不
我能擊故其興也乍如燎原而其亡也瓦解一旦而莫之
或拯先乎入州來而伐郟故甫會於黃池而越已入其都
晉恃吳而屈吳無信而早亡不救作易者先知之矣

書曰罰弗及嗣及者相累及也故惡有大小子孫族姓有
與不與惡大而與者非累及之罰所正矣趙盾躬弑其君